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一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神蹟

梁將軍程忠壯公碑

胡 麟

陰陽愆違水旱不節誰其序之天災流行人物疵病誰其禦之明為人福幽為神助誰其尸之凜凜乎克當其任者吾忠壯公之神歟公姓程諱靈洗字元滌其先出於黃帝重黎之後自休父仕周宣王為大司馬封程伯

其後曰嬰仕晉平公有託孤之德封忠誠君東晉時諱
元譚者持節為新安太守有善政詔賜宅于歛黃墩子
孫遂以為桑梓自元譚六世生天祚仕宋為山陽內史
九世生茂仕梁為郢州長史皆以忠勇聞茂生訥梁秘
書少監訥生寶惠為本郡儀曹娶安定胡氏而生公公
性寬惠孝於親友於弟待羣下以恕處鄉黨以義別嫌
明疑定是正非無得誰何者所居之偏其湖深廣有神
居焉與呂湖為隣呂湖有蜃素為居民之害湖之神一

夕為黃冠見夢于公曰呂湖蜃稔惡于此不早圖去民其魚乎明日吾復與戰披帛於肩者我也以公義士敢以相辱公倘為助酬報敢後翼日公果率鄉之少年鼓譟於湖側而俟有頃湖水浩蕩雲霧隱暗兩牛角於灘上而肩白者屈公挽弓發矢中彼黑者俄而陰晦廓清湖波澄靜居不更夕有巨魚死於吉陽灘下即呂湖蜃也至今號其灘曰蜃灘自是呂湖漲塞而居民之害除矣越數日有道士叩門候公公為具饌道士曰公嘗有

德於我矣又勞難忝之勤何以為報吾素習天機書能卜善地當隨我以行至黃牢山以白石識之曰遷此可暴貴矣公於是為太夫人壽塋焉梁大寶間侯景之亂公據黟歛以拒之侯景移軍新安太守蕭隱奔依焉公奉以主盟景不得而陸梁也其後平徐嗣徽破王琳走周迪敗華皎降元定擒裴寬與士卒同甘苦雖節制甚嚴而人樂為之用太清承聖間除散騎常侍建威將軍累遷新安丹陽太守歷譙州青州豫州刺史巴丘縣侯

食邑千戶事武帝以功授蘭陵南陽太守封遂安縣侯
遷太子左衛率事世祖為豫州刺史持節西道授都督
食邑千戶鼓吹一部班劍四十人又遷中護軍出都督
郢州廢帝即位進雲麾將軍封重安縣公卒贈鎮西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謚曰忠壯夫人董氏
生子二十有二人長文季有高烈傳于公後餘多以功
顯於時今程氏散處四方者其源皆出黃墩國史家譜
載之詳矣故此可得而畧也初公微時其聲名氣節達

于朝廷嘗負鐮視田而詔使踵門公置鐮水中以卜休咎果得吉卜今尚有鐮卜坑焉其旁則公之宅也今衆水渚為深湖湖之水清瑩可鑒時有巨鱗聚浮其中人不得而漁焉號曰相公湖不數百步公之墓也公嘗自營其兆域以縑帛埋之墓前祝曰吾子孫有能大吾門戶當生大木以為休徵既而櫛木生焉今大且十圍其一不知何代為風雨所樞旁出二枝亦合抱矣號曰千年木鄉人遂於其下疊石為壇以奉祭祀號曰相公壇

公生為黃墩人死為黃墩神祈雨而雨祈晴而晴瘟火
疾癘有禱即應黃墩之民受公之庇為不淺矣曰牛一
曰羊一曰豕一與夫脯醢之薦莫不時謹故自夏四月
至秋八月土鼓鼙鼙不絕其聲展敬乞靈于祠下者又百
餘社陳奠薦辭何其虔也公之壇與里之社接宇春秋
戊祭以公配焉公之功德與勾龍氏相為終始乎暨今
數百年而益大故凡謁於廟者皆願豐碑以識公之始
末里人方汝舟實贊成之捐金刻石求記於麟惟公歷

事梁陳功業著矣雲仍詵詵以文章登顯位者代不乏人固有能發潛德之幽光以傳不朽者乃屬記於麟其不贅乎蓋嘗證於夢寐而僉謀所憑何敢不勉謹按圖經史氏與夫講討村老之傳聞端拜而特書之庶幾後人益加嚴奉永永不懈亦使訪古者併有所考焉嘉熙

己亥孟秋既望謹記

欽圖經忠壯公宅在黃墩湖二里俗呼相公宅墓在湖西北俗呼相

公壇又有浴馬池射蜃柵鼓吹臺基址具在黃墩湖闊二十餘丈長三百步湖有神常與呂湖蜃鬪夜夢玄衣道人告曰吾累為呂湖蜃所困明日當復來玄滌能助我必有厚報公曰何以自辨道人曰來白練者我也夢

中諾之明日集村中少年鼓譟於其上須臾波濤洶湧
大聲如雷有二牛奔鬪其一甚困而肩袒且白公彎弓
射中黑牛俄而陰晦斯朗湖水皆變明日里人見有蜃
斃於吉陽灘下即呂湖蜃也號其灘曰蜃灘未幾公偶
他出有一道人訪其母丐食母為設饌食訖謝曰勞母
設食無以為報吾善識墓地俾隨行至山上以白石誌
之曰葬此地可以暴貴言訖而去公用其言葬母於其
處墓在湖北黃牛山南有櫛木大且十圍鄉民立祠木
下號千年木裔孫程祁曰族人士忠為家君言忠壯公
微時黃墩湖神見夢曰呂湖有蜃苦我良甚我在尚敢
爾況已殺我彼得自恣必盡噬黃墩諸村矣以君義士
敢以煩君非以自為也鄉曲之不存亦君之憂果能相
許必有厚報公夢中許之明日集里中少年於湖上大
伐山木為棧棚以俟須臾果有二物如牛觸於波上公
射殺其一今相公湖底有古槎枿無數如有行列每年
大水木石漂注及水過此木宛然在漁人商賈往來皆

避之雖誤觸必有警戒今號相公木呂湖廬已死亦不
以為意居無何因事出外太夫人居家一旦有道士叩
門曰感夫人子為吾去害吾無他技以相報答但學地
理頗有功不知夫人所欲富耶貴耶夫人曰以鄉人觀
之僅欲得富爾然我郡儀曹妻累世名宦貴乃所好也
道士因指一山曰葬此可暴貴以白石誌之而去其後
果遷葬焉又今相公墓在黃墩俗傳相公既作壽榮即
以二木椎埋於其前曰吾子孫蕃盛則此木當生俄而
萌芽成二櫛木至今尚存所謂千年木也家君命從者
以手相連抱樹凡七人乃匝又其一不知何年為風所
偃其大又不啻七人圍也今於餘旁附出二枝對聳如
龍角形正向西南其大又數圍矣今名再生木黃墩里
人奉忠壯公墓甚嚴結大石壇櫛木下號相公壇春秋
祈禱雨暘無不立應常歲必為衣冠弓劍服用等物鼓
樂呵引詣壇所焚之有不如禮民情為之不安又有儀
同服物迎亭坐設謂之大儀同迎神馬必擇尺跨高有

幹力者然每引行則員顛如不能勝及至壇所則流汗如洗此非虛語也又說嘗有里人議立祠壇下其夕議者同夢神意不欲以廟貌壓祖墓且露登壇神明之所交也又宅旁有坎水俗傳為相公浴馬池今半湮塞矣凡此與圖經不同故誌於此。旌德縣志射的山山下有軟血臺梁新安程靈洗將兵趨姑孰道過其下立石揭旗築壇軟血誓平侯景抽矢射山故名。○新安郡志黃墩世忠廟在縣西三十里梁程儀同靈洗謚忠壯墓所居宋嘉定中錫廟基傍或謂黃墩之黃舊乃篁字其地多產竹故云後因黃巢亂天下所過殺戮無噍類獨以黃為己姓故凡遇姓氏州里山川但係黃名者輒歛兵不犯當時衣冠嘗避地于此而得全其族者亂定他徙忘其本遂更篁為黃焉其義似有所據舊廟之作具載碑記其後廟為洪水所衝改遷驛路之傍至正壬辰燬于紅寇未幾復罹延火今廟始創于洪武甲子前後二殿各四楹兩廡門樓巍然整肅忠壯公像居中正室

董氏夫人像居後都督忠護侯文季居左偏殿前從神
二左曰孫璟右曰趙銘當時俱有侯爵其來歷告勅年
遠無考朝廷每歲春秋二仲郡守縣令祭山川畢率僚
屬詣廟致祭豕一香燭酒果祝版其餘里社各刻二相
春正月秋八月鼓樂旗傘迎請祈賽厥有常規舊廟基
礫石俱存溪中今百有餘年宛然不動茲亦異矣。樂
平縣志世忠祠在杭橋政和中裔孫充官西川值晏夷
卜漏攻陷城邑東望遙禱夜夢忠壯公乘馬雲中前鋒
後隊若赴援甚急者已而王師禽卜漏充以功擢倅西
安繼倅蔡繼知普皆感神之靈乃新永善舊祠仍榜曰
世忠自撰記充登元祐三年李常
寧榜進士終朝請大夫普州知州

唐越國汪公行狀

胡仲

公姓汪氏諱華新安人其先汪芒氏之後或曰魯成公

支子食采於汪因氏焉哀公時童跖其孫也漢建安中
龍驤將軍文和為會稽令避地始家新安公曾祖泰祖
勲父僧瑩皆仕於陳母歛西鄭氏夢黃衣年少長丈餘
擁五雲自天而下因與之遇覺而有娠至德四年正月
十七日夜半乃生香霧覆室三日始散公幼穎慧所居
上常有奇氣蚤孤家貧母挈歸外氏母亦尋卒九歲為
舅牧牛每出常踞坐磐石指使羣兒如將帥指揮狀有
張士損者常以失期不至公擊踣之羣兒各駭散張氏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定文獻志
卷六十一

欲執之公曰此易爾吾能使之死獨不能使之生乎因撫視之良久復蘇嘗令羣兒曰處山澤間卒遇風雨無所庇盍相與刈苫簷屋既又令曰室成吾且椎牛以犒若等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挿地既歸舅問牛所在對已入地矣舅視牛尾入地中不可拔既素異之不深詰及長身長九尺廣額方頤龐眉隆準美髭髯不事田業獨喜晝臥舅母苦之伺間抽去其簣公復寢如初怪而視之有青龍蹲負由是鄉里驚嘆舅家改容公因落魄

放縱聞睦州有演公者習武事往從之游時年十八矣
還以勇俠聞屬婺源寇起州遣押衙董平討之戰不利
郡將張公募土豪有膽氣者禦之公走應募即日部兵
上道直擣賊營遠望山林草木皆為甲兵寇驚相謂曰
郡兵盛如此天亡我也稍稍引退公進擊滅之張公郊
勞賜補有差隋大業間王政不綱豪傑並起各建號郡
邑公慨然曰世變如此吾死兵革無憾如百姓何時杜
伏威起江淮張公欲與相應心獨忌公乃遣如箬嶺鑿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
卷六十一

八

山開道欲因事誅之公與裨將汪天寶領兵開拓不日而畢比還不加禮更劾以差役不均稍侵之公怒將士突入圍府欲兵之張公懼遁去人人譟請於公曰張公貪而酷賞罰不公方時擾攘何特一守今幸已逐而境內無所統壹天子南幸江都盜賊擁隔詔令不至欲求攝刺史以鎮一方非公不可公宜從衆賊平請命於朝未晚也公不得已從焉宣州守聞之將遣兵來問公分部諸屯自以精兵八百人先既稍入宣境至溪方半渡

馬躍鞭墜遣卒取之不時得公怒拔劔斬之尸立水中
不仆土人因異之目為東靈神進至塵嶺駐軍其上時
大暑士馬渴甚公仰天祝曰事若濟地當湧水乃以戈
鑄鑱石得泉脈因加鑿治至今行旅便之未至宣城三
十里城中遣將陳羅明來戰羅明敗走公疾擊斬之宣
守面縛請降公釋不問因撫定其民選其精銳以歸既
而杭睦婺饒等四州相繼皆下公奄有六州帶甲十萬
威令益隆諸將謂公曰今中原分亂大衆已集若但以

刺史統軍之號臨之復恐瓦解天與不取古人所戒公
宜建王號公辭再三乃齋戒擇日建吳國稱王以天寶
為右相鐵佛為左相皆公族也其他鄉佐並有常員擇
賢且才者處之然稟隋正朔不廢為政嚴肅賞罰明信
遠近莫不愛慕雖四方大擾部內賴以平安者十餘年
唐高祖起太原已受隋禪而秦王出師江左公謂羣下
曰日月出矣燭火不息可乎頃吾夜見天象熒惑正侵
太白太白西方於音為商吾姓商音也災異既形吾計

決矣武德四年九月甲子乃籍土地兵民遣宣城長史
鐵佛奉表于唐高祖嘉之是月二十二日詔曰具官某
往因離亂保據州鄉鎮靜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化遠
送款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總管歙宣杭睦
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食邑三千戶
時杜伏威據丹陽自稱行臺十一月命王雄誕以饒洪
兵萬餘人來侵公遣天寶等擊之天寶作鐵盾重百二
十斤左執之以衝敵伏威大敗死者過半天寶與八十

人追之賊還軍合戰天寶勢蹙因奮勢越巨石所踐成
跡賊軍驚異乃退郡境以寧及伏威入朝其長史輔公
祐奪王雄誕兵以叛僞建位號公引兵討之旗幟蔽江
而下公祐懼退保武康丹陽遂平公振旅還令兵民各
復其業明年遂朝于京師貞觀二年授左衛白渠府統
軍十七年改忠武將軍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太宗伐
遼東詔為九成宮留守公夙夜盡瘁事無所乏駕還尤稱
其勤二十三年三月三日薨于長安享年六十有四公

初疾上常勞問賜醫藥及薨賜雜綵十牀黃金百兩東園秘器恩禮如功臣永徽二年諸子以公喪還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葬歙縣北七里雲郎山公娶錢氏右衛大將軍集國公九隴之女男八人建朗州都督府法曹娶黃氏璨費州涪川令娶朱氏達以征賀魯龜茲高昌功襲上柱國越國公娶葛氏廣娶陸氏遜娶金氏皆左衛府飛騎尉達薛王府戶曹娶王氏爽岐王府法曹娶閔氏俊鄭王府參軍娶羅氏諸孫皆仕于朝率以忠勤世

其家先是公名世華後避太宗諱去上字公初起兵未
獲立城之所乃引弓遠射矢所墜適當形勝遂城之今
績溪登源是也後人因以立廟廣塹營壘存焉故宅距
廟纔一水鄉人不忍執鋤其處子孫環居之因曰汪村
而郡人自公入朝即生為立祠沒益嚴奉水旱必禱今
烏聊山廟是也自唐刺史薛邕范傳正吳圓陶雅之屬
皆有增葺及章聖東封始載國朝祀典其後褒爵益崇
事具有司獨取公所起始末傳後世謹狀。

汪王廟考實
王諱行狀

云王諱世華避唐太宗諱去上字按初封告在武德中
無所謂世字雖秦王威望素隆然王以稱孤之餘方為
國屈不應於此時諱諸王二名而預為之避也考一時
歸唐者如王世充李世勣皆無所省世勣在貞觀時猶
復如故至高宗初即位有司請改官制中有治字者以
避上名高宗以貞觀時不諱先帝二字詔之有司奏曰
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以此知
未嘗偏諱也後改民部與昏葉等字及世勣之為勣皆
在高宗時諱親之典安有當貞觀時為主則不諱而
在武德時纔為藩王人反為避哉然今相傳云王有二
弟世英世榮或曰初實二名既貴自欲從省要不為唐
諱設也○姓氏氏族之書皆以汪姓出汪罔氏亦曰汪
芒孔子所謂漆姓守封嶠之山者在虞夏商為汪罔氏
於周為長狄於春秋時為大人又海外西山經有汪野
李善以為汪氏國在西北外然則汪罔其氏而汪野其
國也顧所居距中國遼遠而哀公時魯乃有汪錡者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一

死齊難為聖人所褒故內翰汪公誌其宗人司城墓推姓所起亦先本汪罔又採或說云汪姬姓也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因氏焉汪罔之汪見於傳記而姬姓之汪特出於今里中所傳故內翰兩存之竊嘗以汪罔之人世皆長大號十倍焦僂氏在春秋間蓋嘗至矣兄弟四人各適一國以死其適魯者曰僂如魯之亞卿以名其子而太史又志其葬以為異也然則所謂汪罔之後者何從而容於魯乎藉今在魯已傳數世其質尚當與常人異孔子之答吳客何至近舍本國之汪而遠稱封嶠之長狄大人以為證耶春秋正義亦引蘓氏云國語稱大人者屏居夷狄不在中國由此觀之謂汪氏為諸侯之裔似稍近人情至俗所傳譌自成公以下有一世某二世某云者仍其舊而言也○州望行狀稱漢建安三年龍驤將軍文和為會稽令因世亂避地家于新安文和之名他書無所見沈約宋書云龍驤將軍晉武帝始以王濬居之然則自濬之前安得有此官也近世臨川

鄧名世作姓氏辨證言王始居新安故望出新安今黟
歙之人十姓九汪皆王後也又云陳稷州刺史汪綱陳
亡自歙州徙河間故又有河間汪氏按綱之由新安徙
既在陳時則汪氏之居此舊矣豈得言自王始乎太平
興國中始為王廟記者言王乃隋將寶歡之族子或謂
陳隋以上始處此耶本之龍驤則荒遠就王為說則簡
陋俱未適中故內翰至此畧而不言若以新安之族由
王而望始著則可爾○境土行狀所載王事出於故老
所傳凡有初起假奇怪以動人者不暇決擇然其本末
猶得以相見承議汪公所作傳特為整潔至王師正刑
畧太甚師正他郡人不深為稽考務欲每事貶損如言
兵則云得數千人言地則云據郡以守夫以數千人守
一列郡而遽建號雖安庸不為也方隋亡時蠡起之將
不可勝數其以姓名載於唐新書本紀之首者四十有
八人王之名在十數人之中此非小弱也功濟六州之
民而心識天命所在亦豈可忽哉史之所書雖畧然資

治通鑑載王據歙等五州有衆一萬則與行狀及汪傳所書畧相類矣唐之命王以六州蓋因其所有就畀以節不然王特以一州內附唐何所利復割他郡附益之哉然云五州猶有未合者蓋通鑑特載於歸附之日豈疆場之設一彼一此在當時存者五州歟抑欲言據歙外復有五州故畧其文歟較其實則所謂六州者蓋皆嘗有之不可掩也至於兵之多寡則據一時籍獻之數容有罷歸者通鑑及新書又言王甲兵甚銳夫以銳兵而數至一萬則餘卒固不止此矣豈若師正之云者哉○治所新安郡治自昔屢遷今治歙縣烏聊山之西則實始於王烏聊者郡之形勝自漢建安之亂縣人毛甘以萬戶守之逮王之起復屯其上後因遷治其旁云而行狀及傳乃言王初起時以箭所下處立城指績溪縣東之祠為其故處按今績溪雖有故城而圖經載隋開皇十一年州治歙大業中為郡治休寧義寧中治歙縣之烏聊山義寧所治非王孰始之其城于績溪當

是草創營壘其後卒遷今治爾此王所規畫故表之○
納款願嘗以王廟食此邦踰五百年而民愛敬之久而
愈新者不惟能出雲雨禦災厲亦由其起不失正道始
終出於靖民故天下方亂則以身蔽六州之人及其粗
定開真王而遂歸之事合天心為天所相是以生享其
祚而沒食其土以能悠久然則不闕一民不煩一旅間
闕自託於唐者乃王之大節本意不可以不白也今武
德告命具存所以褒表者其語明甚而舊書本紀不著
歸唐月日新紀雖於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書降至列傳
杜伏威遣王雄誕來伐又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書
稱王時事遂使覽者徒見紀傳所書皆在四年因指為
一事意王負固累歲而伏威雄誕以天子之命來討力
窮勢蹙至是始降爾則與告命所謂遠送款誠者豈不
相戾耶蓋雄誕來伐雖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款實先之
所謂九月甲子者月九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
則款之至唐與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誕之來乃

在是冬謹按資治通鑑王遣使歸唐載於九月而雄誕
來伐別載於十一月則是歸唐之後已受封拜而伏威
雄誕自以私意伐之爾是時伏威之於唐未為純臣王
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耻因之以成事故籍其土地
兵民遣使間道越伏威之境以歸之天子意伏威之黨
相與竊議疾王歸唐之事不出於己因襲之以為己功
此淮陰擊已降之類初不害王之先識也若夫王之屈
於伏威雖出於不得已然彼方以行臺自名而雄誕實
左右之吾為唐行臺屈爾肯遮出其下哉說者又以雄
誕既戰之後唐室以其前後功亦除歙州總管管歙睦
衢三州疑若右雄誕者不知唐於此時亦未能全制東
南來者斯受之爾王既以六州自歸則因以六州畀王
建伏威自以行臺而襲王為己功唐亦不得而卻也此
正淮陰之事也豈天子亦欲見王而為之遣代耶故未
幾遂朝于京師嘗試考王歸附之初高祖以大國重使
見處與其一時褒崇之語及貞觀之間典宿衛者二十

年太宗遠伐委之筦鑰非夙嘉其節而深信其心何以
及此告命所表雖漢甲令稱忠殆不若此之明也不考
此而云云豈不誤哉。官閭王入唐除左衛白渠府統
軍及忠武將軍行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及九宮留守
按六典左右衛有諸曹及親勳翊五府及武安武成等
五十府所謂白渠積福蓋五十府之列也始武德初依
開皇舊名置驃騎將軍以掌府衛七年改為統軍後又
採隋折衝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然則統軍及折衝
一官也忠武將軍者與冠軍雲麾等凡十將軍謂之散
號將軍以為加官其有職事則高者為守卑者為行此
於官帶行字者忠武正四品上折衝乃統軍所改統軍
正四品下故也然自始封國公則已在一品矣九成宮
守亦環衛官。夫人行狀及傳皆云夫人錢氏唐功臣
九隴之女按九隴家世雖本東南人然以新舊書考之
自其父在陳時為隋所獲沒入為隸故九隴事唐公以
善騎射常置左右則錢氏當隋初已在太原兩家方微

不應涉千里而聘若王入唐始婚則王以隋開皇六年
生至武德五年年三十有七矣中間稱王十餘歲亦不
應未有配偶又丞相汪公云王以六州興未幾挈八子
歸諸朝天子嘉其忠封越國公命諸子班環衛則王未
入朝之先已有八子矣計錢夫人之前容有夫人逸其
姓氏者以其時考之當如是不敢臆斷也諸子名位既
大抵出於入朝一時恩命則歷官皆不當止此而王之
胄嗣亦將不止於八今自歛及杭睦間往往祀所謂汪
九郎者云王之幼子豈錢氏之出歟抑在八子之中而
其羣從相與為次第故至九歟當以待知者○廟貌汪
台符廟記稱貞觀二十三年父老請建祠堂於廳事之
西大歷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
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圓
克荷冥應復新棟宇按今烏聊山之祠相傳云邕嘗以
王功德奏聞奉勅立廟然必於山者則以王初起嘗駐
兵其上故也山起州之東北而極於南所謂東峯者今

人別謂之東山所謂南阜者即此山之最高處今人呼
為廬山薛邕者蒲州汾陰人高宗相元超之曾孫有宰
相望為吏部侍郎典選大歷九年五月乙酉坐事貶歙
州刺史范傳正鄧州順陽人自比部員外郎出為刺史
尋歷蘇湖皆以政事修理聞舊史在良吏傳中吳圓之
名不見於史今歙縣士人汪德符藏其所補十將鄭稹
兩牒乃光啓元年三年所給也圓中和四年在郡明年
改元光啓其稹詞畧云登陴將匝於星灰禦侮頗勞
於蚤夜當是時秦彥逐宣歙觀察使竇滔而陳晟逐睦
州刺史韋諸四封方擾捍禦之事蓋無歲無之所謂冥
應者必嘗控王以求助而感其陰相也圓任使檢校右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碑記汪台符記唐末所作時
楊行密有江淮其將陶雅實守此郡記所稱僖皇歲庚
子盜起曹南者黃巢也淮王弘農公者王則行密嘗封
淮南王而公則其子渥也司空潯陽公者雅也行密以
景福二年八月取歙州逐唐刺史裴樞自池州召雅既

修廟又嘗崇王墓而垣之復立石人石獸之屬雅在郡
凡二十餘年龍集壬戌者昭宗天復二年也自始至蓋
十年矣台符本郡人好學力耕號有霸才宋齊丘忌而
殺之江南野史有傳○從祀今所在王廟有二武士介
而兵立於門首土人謂之毛甘將軍汪節將軍毛甘者
歙縣人漢建安之亂率衆保烏聊為吳將賀齊所破因
此置新都郡事見吳志汪節者績溪人唐神策將軍家
在大徽村其母嘗避瘡於村西福田寺外感於金剛神
已而生節及壯有神力長安東渭橋石獸重千斤節獨
徙置之又能負石碾碾上以木架牀設龜茲樂一部曲
終畧無難色德宗甚加寵異事見太平廣記記所引歙
州圖經今不復載矣二人與王雖異世民間特以有功
及材武故類而祀之又廟中有繪宣城長史淮安長史
云者或曰即王二佐天寶鐵佛入唐所得官○右考實
之文先是郡太守邨公精意在民禱王必應政成欲傳
廣其威靈得告命於官府得詩文於金石復訪求遺事

於是州之人士及耆老王實輩各致所聞既已詮次願
於公辱禮聞知己之分竊從假觀之亦欲一出意見而
卷帙既定方亟於攻木不敢有所動搖獨念王歸唐大
節自我先侯及丞相內翰兩汪公今致政尚書金公皆
有翰墨力為發明輒復考其款附月日與王雄誕戰伐
先後可以並信前說說始萌芽又旁訂凡語及王者十
一事以備採擇考實辨疑先侯詩語也
故本之乾道五年九月朔州民羅願述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

上
下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陸維新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上明

程敏政撰

行實

道原

陳書程忠壯公

靈洗

傳

姚思廉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
百餘里便騎善游梁末海寧黥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
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為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
恒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黥歙

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
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又遣使間道奉表
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神茂相應
元帝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新安郡諸軍事雲麾
將軍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邑五百戶
神茂為景所破景偏帥呂子榮進攻新安靈洗退保黟
歛及景敗子榮退走靈洗復據新安進軍建德擒賊帥
趙桑乾以功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

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將軍太守如故仍令靈洗率所部下揚州助王僧辯鎮防遷吳興太守未行僧辯命靈洗從侯瑱西援荊州荊州陷還都高祖誅僧辯靈洗率行所領來援其徒力戰於石頭西門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高祖深義之紹泰元年授使持節信武將軍蘭陵太守常侍如故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鎮采石隨周文育西討王琳於沌口敗績為琳所拘

明年與侯安都等來歸蕪丹陽尹出為高唐太原二郡
太守仍鎮蘭陵遷太子左衛率高祖崩王琳前軍東下
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
持節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
侯瑱等敗王琳於柵口靈洗乘勝逐北據有魯山徵為
衛士將軍餘如故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為
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五年遷中護軍
常侍如故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宣毅

將軍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也
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
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
是時周遣其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助皎攻圍
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退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
以其衆降因進攻周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寬以功進
號安西將軍改封重安縣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靈洗性
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

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依
附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
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
亦弗儉吝光大二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五贈鎮西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大建四年詔配享高祖廟庭
子文季孫嚮見後傳

唐桂府長史程

文英

神道碑

李邕

觀厥品目異等業尚獻臣天與才名神福壽考而中留

官序小往代艱位不極乎多能績未宣其利用哉駿翮
韜良工悲聲起於絕絃泣涕形於抱玉自傷楚老豈獨
公明而已哉公諱文英字某廣宗新安人也其先出自
顓頊重黎之後周之休父入為司馬漢之不識擢居衛
尉至若昱輔魏主嬰立趙孤捧日以納忠殺身以明節
精誠發於寤寐義烈冠於人倫宜其貽謀克家寵光形
國業與時並名與功偕者也五代祖嚮府君陳襲重安
侯隋蕭縣宰四代祖育府君隋車騎將軍曾祖皆府君

隋涿郡主簿大父弘府君皇朝安陽令考大辨府君泗水六合二縣宰撰東征記兩卷藏之秘省莫不託宿元德從事老成典學積於蓬山能賦秀於詞苑府君令始家則光有國庠博通全經悉數賢行孝曰曾子文似相如下筆不休遺言無擇陳平長者把臂每多田蘇好仁引繩相重解褐徐城尉始筮仕也旋應五臣昇第遷宋城轉櫟陽簿王畿政重帝告事先握札雲飛聽訟風靡載擢萬年長安二赤縣尉擢銜御點夙駕承天驚睹若

神應對猶轡績奏擢左臺監察御史仁克寬丈無害恥
為糾劾雅欲優閒朝廷許之轉詹事府司直歷城門郎
長社武進朝邑曲沃好時雲陽宰六縣皆代工開化順
時布和慎簡里胥周省條簿其清水鑑其坦砥平從心
術以外形隨手妙以旁發人樂新政俗勸古風載遷魏
州司馬靜守憲矩審喻案察官師有章人吏不黷屬后
族黜免徹嗣姻連奏引諫書醜詆宰輔選其頗僻正其
奸賊志士寒心朋家質首左遷府君饒州馬謫子昕崖

州舍城尉俄轉府君桂府洎島夷干誅天師問罪憑險
流毒送死阻兵昕乃不俟檄徵自赴銳陣挺身而當矢
石拔面而覆寇讎馬旋泥中人走巖下憤氣雖作救兵
莫臨劒交於胷戈達於掖其命則殞其目不瞑嗚呼爭
首謂忠供用謂勇倉卒歸盡零落無成有感路人愍悼
慈父沉悲生疾積痛傷年猿堪斷腸鳥可銜木人非命
也天何問焉以開元十六年十月五日奄徂化於官舍
以某年月日反葬於某原舊塋禮也夫人廣宗潘氏封

某縣君即銀州刺史寶勣之息女柔慈孔嘉貞淑不訓
是佐君子宜偕永年桃李早零松栢同附子皓曜曦等
竝才彥惟有名教克開優游翰墨之場造次仁義之域
宅憂殆滅追孝有望匍匐昭親哀迷紀石邕以披顏友
道列坐詞人談笑未終存沒相訣情也有慟涕之無從
雖不工於文將達於意其詞曰

曾源積兮流彌長高闈慶兮齡亦昌命不泰兮時未將
何寵祿之中否徒政理之孔臧坐疎屬之嬰累重愛子

之飛章遭一門兮二謫備周歲兮兩喪寄永懷兮身後

唯沒代兮名揚

按李邕此碑作於開元十六年而林寶所著姓纂在憲宗元和之際相距百有

餘年爾不見此碑碑稱重安侯嚮即忠壯之孫嚮生有育生皆皆生弘弘生大辨而姓纂乃謂大辨居中山雖言五世祖忠壯而不知其所從出其疏脫如此鄭夾漈謂寶不自知其姓之所從來其不深考無足怪者宋太宗厭館閣所貯六朝暨唐人文集浩瀚無統命學士宋白等選為一千卷賜名文苑英華其間所取李邕之文甚多而此碑在焉下至仁宗至和初上距太宗之朝蓋不過七八十年而歐陽公作先文簡公父冀國公碑止據姓纂不見此碑又下至哲宗紹聖間上距太宗之朝亦僅餘百年而宗人都官祁撰程氏世譜三十卷其定著中山譜亦止據姓纂不見此碑雖曰文苑英華在當時卷帙太多人所難致編選未精人所厭觀然歐陽公

辨博考索之功亦容有如劉原甫之所少者彼其定著歐陽氏譜與唐世系表本出一手而自相矛盾則亦何有於他人哉至於祁之世譜上下千有餘年凡程氏之見於載籍者錯綜而附麗之事靡或遺而文足以發其辨博考索之功要以為難顧乃妄為忠壯五世孫名以著於譜而忠壯五世孫名載於邕碑而未亡者反不之見則其餘所定著又可知矣獨以此碑沉埋閱伏數百年當其本朝如林寶者號通姓氏之學而不及見當宋之時如歐陽公者以譜牒名家而不及見如都官祁者定著一宗信譜果於必傳而不及見沿至於今上距此碑世愈遠而言愈湮如敏政孤陋本無所知而乃於館閣之下獲見於緒閱之頃是豈獨文章之顯晦固自有時而家世之真贗遂由此決謂非一宗之大幸不可也謹拜手而識之其餘曲折已辨譜圖下者茲不贅

舊唐書程節度

日華本傳

劉昫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

新書云德宗以其有功賜名曰日華父元

皓事安祿山為帳下將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為定州刺

史

有辨在後

華少事本軍為張孝忠牙將初李寶臣授恒州

節度吞削藩鄰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寶臣既

卒惟岳拒朝命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

國授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

以恒冀授王武俊深趙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

為三帥時惟岳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令華詣固烈交

郡固烈將歸真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
固烈皆奪其財相與詣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
押牙權領不獲已從之孝忠因版授華知滄州事

新書
云孝

忠以日華寬厚
遂假以刺史

未幾朱滔合武俊謀叛滄定往來艱阻

二盜迭欲取滄州多遣人遊說又加兵攻圍華俱不聽
從乘城自固久之錄事叅軍李宇為華謀曰使君受圍
累年張尚書不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中山所謂勞而
無功者也請為足下至京師自以一州為使華即遣之

宇入關備陳華當二盜之吻疲於矢石德宗深嘉之拜
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為使尋加工
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曰華仍歲給義武軍糧餉數萬
自是別為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武俊遣人說
華歸己華曰相公欲敝邑仍舊隸恒州且借騎二百以
抗賊俟道路通即從命武俊喜即以二百騎助之華乃
留其馬遣人皆還武俊怒其背約又以朱滔方攻圍慮
為所有而止及武俊歸國河朔無事日華即遣所留馬

還武俊別陳珍幣謝過武俊歡然而釋貞元四年卒贈

兵部尚書子懷直習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後事朝廷嘉

父之忠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

為節度以懷直為留後又於弓高縣置景州管東光景

城二縣以為屬郡

新書云懷直入朝願析東光景城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

三十年帝嘉其忠以徐申為滄州刺史升橫海為節度

累加至檢校尚書右僕射

五年落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

新書云懷直來朝寵遇踰等賜大第宮女懷

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不恤軍政軍士不勝寒餒其帳

下將從父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德宗優容之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龍武統軍

新書云更以度王為節度使擢懷信留後

賜安業里甲第妓女一人

按懷直入朝者

三新書以此賜為弟二度自請入朝時事

既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

事

新書云懷信子

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

一日贈揚州大都督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

新書

云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

元和六年入朝憲宗禮遇

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常夢滄州衙門樓額悉帖權字遂

奏請改名權十三年淮西賊平藩方惕息權以父子世襲如三鎮事例心不自安乃請入朝十三年至京師表辭戎帥因命華州刺史鄭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側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尋遷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贈司徒權兄弟子姪在朝列

宿衛者三十餘人

按宋都官宗人祁據元和姓纂及唐書為兩譜謂大辨為中山房謂元皓

為滄州房敏政少讀之則已疑大辨之孫皓與此元皓者當為一人蓋定州即古中山郡而元皓之子日華特仕于滄爾其實家定州安喜未可全舉其族以歸之滄也其後考唐代宗德宗實錄於日華小傳曰父皓為定

州刺史始居定州於史朝義小傳曰朝義既死其偽署
定州刺史程元勝等悉舉其地以降乃知皓與元皓果
一人而修史者不審徒見定州有兩程刺史遂誤以元
勝之事移屬於皓而又更其名為元皓也跡是觀之舉
八州之鐵不足以鑄其錯矣所最幸者新舊史於日華
本傳俱曰元皓於朝義本傳俱曰元勝有若天譌其衷
而不泯其迹以為後人尋疑勘誤之地使其改而從一
則豈可以復正哉左傳田恒與闕止爭政田恒殺之而
闕止實字子我太史公作孔子弟子列傳遂言宰子與
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使非後賢因事考言以訂
太史公之失則宰子蒙惡名於千載之上不可雪矣元
皓之事何以異此敏政因定著家譜而為之說非獨以
幸一宗亦使當著作者因之而有警也程都官祁橫
海程氏譜贊唐自天寶之亂遂失河朔政令刑賞不出
於北郊之日久矣橫海軍區區以滄景二城嬰橫賊之
鋒吐忠赤報國家曾無秋毫自私意累聖寵光不與他

鎮等盛矣於是有忠壯公之遺風焉贊曰橫海作鎮四
侯一心龍旂和輅式昭德音介圭入覲歸節王府肆爾
孫姓聯
翻籍組

唐定州別駕程君

士庸

墓誌銘

韓義賓

君諱士庸字仲謙定州安喜人也系高陽而綿緒氏列
國以興家自茲以降世際明德故能高姻美爵歷秦漢
而載盛崇基累構跨魏晉而逾顯高祖皓定州刺史曾
祖日華橫海軍使祖懷直歸誠王皇考權邢國公或分
土主戎威率數郡或陪武祇命康惠四方君含璋以挺

生稟和以凝氣弱不好弄早擅夙成語默之機師心則
遠孝弟之至即性載深道希四科文贍百氏好賢之性
得諸緇衣惡惡之心求之巷伯加以神姿恢岸望之儼
然雅氣貞夷聽言則屬責秀丘園有聲邦黨固已牆幾
數仞器踰萬頃者矣齒壯知名州辟主簿治未浹辰民
謠已著允可謂舉契唯良功成共洽者也義武節度尚
書王公綏蒞雄藩雅君令問下車之始辟君掌書記云
今日之事猶李彊之收君平望便降意成孤敢言爾其

取重於時多類此也遂以價重見珍轉定州別駕君乃
道德齊刑威彊恤寡千里移風四民樂業民頌政成君
之力也王公嘗從容衆中謝君而言曰海沂之廉首自
王祥邦國不空今復相賴因言是公此州管夷吾也廊
廟之才若置之周行則張茂先之流矣而道消當年運
潛初九惜哉及王公赴難京師君亦養性丘萆慕七子
之優游事三徑以嘉邈前言徃行必得之於閭門溫恭
孝友亦穆之於宗黨宜延百壽木鐸烝民而福應宜默

寢疾彌留春秋七十有八以中和元年十月廿二日卒於慈仁里宅遺文後事作範當時子巖孫秀等粵以其年十二月朔日遷窆於博野先塋惟君慎終追遠之風緯文經武之畧信可以方衡四公齊驅萬石矣門生邢仁等悲云亡以潛目軫遺愛以茶心敬刊泉石用昭德音敢作銘曰

同源濬起分流遠扇周王修和程侯利建自茲以降官姻世緬於穆我君含中作彥義惟誕性孝以立身識周

先覺學廣前聞貞心潔玉秀氣貫雲龍潛或躍蜩屈載
伸時惟聲恥運逾道消反躬紛靄養志蘅臯孺心遠慕
鼓腹長謠育川比量望月齊高紛綸倚伏冥昧遭隨謂
仁者壽曾不慙遺泉宮一設壠路恒悲貞徽有篆永思
無虧成德軍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
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韓義賓撰并書篆天祐二年秋八
月望日男義武軍節度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易州刺

史輕車都尉安定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巖壻成德軍節度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上柱國夏陽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一百戶梁公孺重立石

按此誌出趙明誠金石續錄考明誠與都官祁

實同時而明誠集此錄數千卷在當時最名博雅祁不相聞乃用他書雜定宗譜而無取於是錄失之矣予得此誌而據以訂祁譜之大失者有三誌云君諱士庸定州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華橫海軍使祖懷直歸誠王皇考權邢國公而末云子巖孫秀秀即丈簡太中兩房之所自出者也是足以證秀雖出於皓而非荆杞之子等而上之又足以證皓即元皓而非元勝以裨唐錄又足以證權父懷直而非懷信以佐舊史然此

誌在明誠錄中考其跋語實不以其文為足傳亦不以其事為可采特以其間字與今異者三十有四姑存之爾然有關於吾宗則甚大故歐陽公集古錄跋尾恒曰集此非以備玩好其間往往足以訂史之闕殆謂是與考新舊史程氏兄弟子姪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而士庸乃仕于鄉祿秩微甚竊意那國公開府滄州賜第關中子孫必多官爵必顯而士庸者豈支子或庶孽受命北歸以奉塋墓而守桑梓者與又文簡太中兩房並起中山遷河南舉自署其籍曰博野而此誌云家定州安喜而葬博野先塋考歷代志博野或屬定州或屬深州程氏大族在當時必有贈塋之田析居之子故安喜之後無聞而博野之後反盛也與載考唐季定州屬義武軍節度王處存之所治也深州屬成德軍節度王鎔之所治也是時兩軍輯睦鄰境無虞其下之人各得以保丘壘結姻媾故誌後書士庸之壻梁公孺乃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而子巖則義武軍都知兵馬使也公孺

之名間見于史而歐陽公集古錄載其碑且云樞密使本唐內侍之職其後藩鎮僭置於此見之巖之名亦一見于史後梁乾化元年云晉王李存勗使大將周德威會成德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合兵攻劉守光如此而已誌稱韓義賓撰并書篆者義賓乃丞相魏公五世祖實事成德軍為判官魏公家集有修復瑩域記考其時與事亦正與此合誌尾稱某年月日重立石者蓋此本誌銘士庸歿時已瘞之壙中其後子婿並顯乃復樹之墓上也考巖之爵位應得贈典而此不書或另有石刻或附載碑陰蓋未可知而今則不可考矣又按史有兩程巖一事義武為兵馬使即碑所見者一事宣武為進奏使其歷任年月相遠恐觀者不審因訂著之

大唐義武軍節度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

事易州刺史上柱國安定縣開國伯食邑九百

戶程公巖勲德碑頌

張士賓

於戲君非臣無以化化臣非君無以贊贊惟天正明命
不絕有唐篤畀純臣以靖國難克蕩民沴將底于成我
太原王敬統舊服惠周于下下罔不格乃天祐紀元甲
戌春正月用都知兵馬使程公出復大命元元以貞集
大和也先是賊溫遘亂朋毒中夏力政血刑覆忠良殖
奸宄蒸人側側不貳率乃戮王越在東土受制宇下克

懷弗寧遏在王室誕宣我化靡由爾凶惟公敷聞帝庭
奉若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可持節易州諸軍
事易州刺史封安定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表獻臣也
越茲元惡明肆虐羣大侮王度擅殺無人薄三川威五
長措紳管管不自即乃工王執在厲階罔拂祇命命我
亞旅咨我近藩端恤遺人人思反德式載無欲歸于本
朝朝廷嘉茂功錫丕命授公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詔曰懿爾嚴哉審奉天成保乂邦土是用司國樞威

懾奸回政革風俗是用總朝憲公固讓不獲祇奉天之
明命維時羣盜嘯聚于野公文招徠武殄暴暴服如化
人謐不虞廬廬旅旅以宴以處士馴業農力穡工就務
商通貨四者各正爾事日用乃蕃踰年羣吏更告天雨
淫降瀕湧汴岸波積如阜奔灌乃雉骨恐為魚其日固
久公聚人行水度力陳工啓元導流事若天造層城巘
巘居人坦坦庶德合于無疆歲庚午冬十一月溫益暹
凶自汴襲趙殄軼殫寶虔劉暴骨公乃贊王輯睦爾鄰

推功于晉凡事得請命焉由是屯于高邑鑒于柏鄉執忠奮威罔敢加害振旅還定王用嘉享時夏大旱滌滌甫田百穀如焚人曰祈土龍公曰非旱備乃貶躬之食勤人之瘼靡神不宗崇朝而雨秋河朔大饑易有年也壬申春二月賊臣守光戎性貪饑厚厲其人與溫濟惡爰以其黨伺間來寇放兵流毒延于齊民民用齋咨涕洟籲公公曰不戢乃暴負乃人爰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易水之上恭行罰也獨夫惴惴天用勦焉乃破

祁闕下涿鹿二豎偕遁執其大醜馘于軍門敦奉王誅
保和人極甲戌之春燕寇底平疆場安靖或曰厚賦人
公盡人篤焉封政不賦乃聳善抑惡發滯刊佚藏惠昭
利六教既備孳孳盡心於是奏記于王王獎之又訪于
趙趙崇之請詣六州允奉于晉賊不我制公用哆然由
是匹夫匹婦蕩伏草莽越踐公境宣服公威惕惕瞿瞿
攝進成序若公在首上集下望申命用良易人熙熙嗜
化益休是歲冬惟晉承制錫命我王用胙白茅副以金

鉞昭崇武功允正師長進公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陪
武主戎總經外政參酌彝典敬揚王休繫公德載于人
人以蕃殖翼贊方伯翦除大凶聖咨爾賢神被乃祿其
惟有終旨哉易中耆老師錫言曰奸臣反常迭寇東土
人用慘黷殆無指告維公牧我有邦天眷爾下爾有君
臣公正爾有父子公保爾有災厲公奠爾有稼穡公成
維公疇依易大圯也賡曰昭茂德崇豐碑阜成于文庶
永于世克建藥石勗揚頌聲頌曰

維君配天維臣配君矯矯我公為君虎臣翼襄霸府奄
有世勲大盜囂囂荒我東鄙孔填不夷元元靡恃易人
恃公乃有父子泝水湯湯我沴載懲旱魃炎炎我年載
登我用有孚爾無不承維公之德浹于爾衆維公之勲
朝野攸重貞石峩峩永以垂頌推勾官朝散郎行太子

司議郎張士賓撰并篆

按此碑見唐朝類苑考其事與金石錄所載別駕府君誌尾具

銜相合且中有懿爾巖哉之語尤足為證謹錄以附別駕誌後而考其詳以諗觀者云都知兵馬使在唐與押衙先鋒為節度使將校之職皆其所自置其序進官位如銀青之階柱國之勲縣伯之爵尚書大夫之貼職則

皆請於朝而後命之大約如今之總戎自選其坐營把
司之類而指揮千百戶之官則非有朝命不得擅進也
持節諸軍亦謂之建節自藩鎮專制之後多以其將校
分典之蓋義武所領易定兩州此時為節度使王處直
即碑所稱太原王也趙王乃王鎰為成德節度使領鎮
冀深趙四州賊溫即梁王朱溫起宣武節度使篡唐稱
帝燕冠乃燕王劉守光為幽州節度使領幽薊諸州晉
乃晉王李存勗為河東節度使領澤潞諸州天祐唐哀
帝年號此時梁已篡唐改元乾化矣惟河東及成德義
武三鎮猶奉唐正朔朱子綱目予之可考也史乾寧三
年朱溫遣兵攻定州節度使王部奔河東兵馬使王處
直力戰拒之溫不能克反表為處直求節鉞詔以處直
為節度留後故碑稱賊溫搆亂朋毒中夏王越在東土
受制宇下而碑又稱公數聞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哉
正侯良哉厥使則處直之為留後實遣公入奏于朝而
得之初不繫溫之請也自天復元年以後溫取河中殺

王珂又取河東沁澤等州遂舉兵大梁逼帝如鳳翔取
華州還攻晉陽未幾進圍鳳翔取廊坊扶帝還長安殺
宰相崔胤遷洛陽竟弑帝太子即位是為哀帝故碑稱
越茲元惡明肆虐羣大侮王度擅殺無人薄三州威五
長縉紳管管不自即乃工者也碑稱王勢在厲階罔悌
祇命命我亞旅咨我近藩歸于本朝朝廷嘉茂功者意
必處直嘗訪於公因遣公入覲故有尚書大夫之命所
謂亞旅近藩皆指公而言蓋兵馬使乃節度將校故謂
之亞旅義武節度治定州公分守易州故謂之近藩也
天祐四年溫篡唐改元開平而碑不著者意方鎮隔越
不得其詳且惡溫故削之而特以天祐紀元與晉趙合
兵則其志可知也庚午乃天祐七年即梁開平四年是
年溫遣兵攻成德軍處直與鎔共推存勗為盟主以拒
之明年梁將王景仁進軍柏鄉存勗自將東下處直遣
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晉將周德威合屯于高邑
相拒踰月遂薄柏鄉破梁軍河朔大震故碑稱溫益逞

山自汴襲趙殄軼彈寶度劉暴骨公乃贊王輯睦爾鄰
推功于晉屯高邑鑒柏鄉執忠奮威罔敢加害者也史
稱處直遣將而不著其名以碑證之即公也史稱是歲
劉守光僭稱燕帝出兵冠易定存勗及鎔合兵救之晉
將周德威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燕
祁溝闕下之圍涿州守將劉知溫降梁王救之大敗走
還晉遂克幽州執守光誅之鎔乃與處直共推晉王為
尚書令置行臺故碑稱賊臣守光與溫濟惡伺間來寇
公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易水之上破祁闕下涿
鹿二豎偕遁執其大醜馘于軍門請偕六州允奉于晉
證之於史無不合者公在此時與周德威王德明共事
以拒梁燕其功名蓋已不小而獨一見其名于史餘無
聞焉則史之闕畧可知也嗚呼唐之季世方鎮擅兵蓋
偃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而義武一軍地狹
人微獨依晉以自立而公適當其時贊輔其主帥以尊
主復讎為志觀碑之所載首以君臣為言而溫與守光

則聲之為賊凜然天經地義之不可僭而公又於浚剗殺戮之餘養民救荒不遺餘力論一時之純臣良將公蓋有焉此易之人所為感之而有勲德之頌歟然則斯碑也實足以備史之闕而不當以諛詞例視之矣敏政於公實同所出故不敢以一家之私文為嫌而論著其大者如此

宋宜春縣令追封冀國程公

元白神道碑

歐陽修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叅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索州宜春縣令

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
為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為宣
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又
追封冀國公惟冀國公諱元白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
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
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偉望顯
于朝廷遂以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

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
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
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于一時而顯于百世蓋夫享于
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為
善可謂仁人之利溥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
而程伯休父始見于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世族
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于魏安鄉侯昱之
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諲祖諱新贈太師祖

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

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竝登科
選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
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
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
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素州宜春令所
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
而仕宦不求名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
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甲子以疾卒于家享

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昱裔孫仕于陳

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嗣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宋故文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

程公羽
世錄

程大昌

五代祖秀生二子長即吾之高祖也次倣贈少府少監生公諱羽字冲遠通經書之學擅詞章之業幼舉進士

黜于禮部皆侍郎張允知貢舉公每下第輒詣門獻文謝不敏允心媿重之天福中允復知貢舉公遂登乙科調鄆州陽穀縣尉秩滿易帥孫公辟觀察支使改華商支使府罷授河中府虞鄉京兆府醴泉成都府新都三縣令選東銓引見于崇政殿太祖以久次有勞特遷秘書省著作郎知興州未逾年權山南府太宗潛淵判開封府太祖妙簡時髦備賓僚之選宰相趙公普凡三進朝臣名不可上意一旦太祖謂趙相曰吾自得之矣昔

者縣令授著作郎程羽在何處可召來除判官時與權官賈琰同幕也太宗承乾纂緒升離繼照雲龍胥會千載一時超授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并州不稟正朔太宗將興問罪之師且以坤維遠服藉人鎮撫非公才不可倚出知益州陞辭面諭曰此行非大事不久當召卿至任幾二載召還授禮部侍郎文明殿學士以宗伯之任選羣材時謂得人上益知遇之護從北狩歸感疾甚累拜章求致政不遂所請郊祀恩改兵部侍郎終于位太

宗聞訃驚悼曰方將大用贈禮部尚書累贈太子少師
生一男希振終於虞部員外郎希振生三男長適終於
右班殿直次適終於黃州黃陂縣令次道無祿而卒適
生三男長珣見任殿中丞次璫見任贊善大夫次琬未
仕道一男瑜汝州龍興令監解州安邑鹽池公以耆艾
之德逢熙洽之運寵遇隆重才望烜赫而不登三事弼
輔萬幾命矣夫先是公自醴泉移新都屬國都新定川
蜀所在盜起入劔門塗梗不可進棄官東歸俄而令下

有司有不之任官謫嶺表永不錄敘公即時奔赴交代
以親老有退居志端居醴泉私第晨夕潔養恬素為樂
無何鎮將使酒凌公公慷慨發憤受代詣闕遂遇太宗
拔擢登翊王府斯亦命歟平生所著文稿未嘗編綴門
戶零替嫡嗣繼亡篋笥弗收散落殆盡前歲從弟珣寄
公五七言詩一軸廿六首云偶得於他所吾因畧敘夫
宗派世家附于貽範集云

大宋勅賜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鎮安軍

節度陳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軍州事
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四百戶食實
封二千一百戶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謚文
簡程公琳神道碑

歐陽修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
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
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予其可

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為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秦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辭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

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
監左藏庫天禧中召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
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
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
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
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
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
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者

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

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除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

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陞

下雖有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

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
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
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
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
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
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
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
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

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廊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敵國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勝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

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
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
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
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
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
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
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
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

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以嘉祐二年九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留里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

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以紀德昭勲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

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
昔有聞充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
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嘻予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
文惟此勞臣實予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
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
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
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自撰墓誌

程 珣

程姓珣名伯溫字姓源世系詳于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通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顓蒙學術淺陋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

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又知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丐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太中大夫勲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開國伯食邑戶九百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顯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為通直郎

次韓奴蠻奴皆夭女四人長姿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
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長
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
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七
人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
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為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
幼亡曾孫男六人昂昇曷易旻昇曾孫女一人元祐五
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巳卯以疾終于正寢

先居暖室
既得疾命

遷正 享年八十五越二月孟夏庚戌望葬于伊川先塋

之次上谷郡君祔焉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
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勲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
民始終得免瑕謫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
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累不德爾只
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
知也 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為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
十五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加所
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醇德
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願泣血書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下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道原

程伯淳墓誌銘

韓 維

伯淳姓程氏諱顯其先有為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
程後遂以為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
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
異於常兒纔數歲誦詩書強記絕人故戶部侍郎彭公

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芟舍無一不具時暑甚役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贄率郡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贄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

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為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為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姦偽無所容孤癯老疾者責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鬪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為民患

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
息而鄉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
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
不敢私使者諒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鄉鄰往
往為讎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
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民遂為
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
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陞對

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時王荊公為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為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

袁荊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言既數不用
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
闔門待罪差權發遣西京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
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
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
人程昉為外都水怙勢凌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
先生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
不勝役潰而歸城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

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護小吳
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
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
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
廷養爾曹正為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師乎吾與爾
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決口將合先生謂衆曰得彼
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
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

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敘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
其後彗星見有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
朝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瀕河姦民不治生業
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
至捕一人使列其黨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
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姦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
絕畿縣民苦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農輸稅率以時
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

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戶凡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給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以濟司農益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已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

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
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
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
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
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
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
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詔改稅作租
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為不可括也官至謂先

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為言使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析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

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為恨父珣大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天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義而卒歸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己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

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
祿可舍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
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
無以家至潁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弟頤正叔
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
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潁昌遂得從
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啓告所以為益良厚
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
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
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
之矣按朱子編伊洛淵源錄云明道誌丈韓維持國撰
孫永曼叔書韓氏家集因亂而亡然程氏家譜實
載此篇今秘閣所載亦有此集
豈朱子一時訪求之未盡與

明道先生墓表

程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

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雖無善治士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其
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
經志將以斯道覺斯人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
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
辨異端闢邪說開歷代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
明為功大矣於是乎師采衆議而為稱以表其墓學者

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
名之稱情山可移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
石路旁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按朱子刪節此文以入孟

子後註小有不
同讀者詳之

伊川先生年譜

朱熹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

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見語錄

年十四五與明道同

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徽宗實錄

皇祐二年年十八

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
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
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
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

見文
集

呂希哲原

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

日益衆

見呂氏
童蒙訓

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

見涪陵
記義錄

治平熙寧

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

見文集又按呂
中公家傳云公

判太學命數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稱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

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

絳上其行義於朝

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臣等竊見河南進士程

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

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
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願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
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
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
講必能輔養聖德啓導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
願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皇代之真
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
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搏神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顧願
之賢搏放未必能過願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
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知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
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
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願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
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
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
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
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

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見寶錄先

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

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

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嚮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

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

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名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化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為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士不使侈靡之物淺俗

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

劉子道

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

其義固已精矣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見寶錄

先生

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

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見文集

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

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

見寶錄

先生所定大槩以為

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

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醵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

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

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見文集舊寶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

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

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宗政殿

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
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君德未
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
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
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入談道德出領
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仕
祿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
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
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官職則固
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
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

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

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見知臣職

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
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

見文集

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

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
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
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
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
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
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見胡氏論語詳說

而哲

宗亦嘗首肯之

見文集

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

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

問起居

見語錄

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

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也上雖喻以少休不

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

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

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見邵氏聞見錄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

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

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

見語錄

一日

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

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間之亦不悅或云恐無

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

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

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

舊名皆勿復避

見語錄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

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

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
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見文集

嘗聞

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
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
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
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
乎

見語錄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

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見龜山語錄或文云恐無此事

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

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謗詆

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中

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洵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

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
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
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
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
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
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
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
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
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
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
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
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
耳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
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

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

京國子監

見舊寶錄又文仲傳載呂中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中公家

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蠢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結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

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闊之美事而未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交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言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闕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臣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

臣雖老在外無所憾矣

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

監

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士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

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靜簾中主其說

故頤不復得召

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

見文

而監察御

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

宮

見舊錄

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

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

見文集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

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見寶錄

門人謝良佐曰是行

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

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

氏

見語錄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

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

制見曲阜集

還

洛

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象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

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

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見丈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彛叟之

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前此未嘗致仕而云

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未久即嘗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

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

已追所復官又云敘

復過優亦未詳

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誠行惑亂衆聽而尹

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

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

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見語

錄

五年復宣議郎致仕

見寶錄

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

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頗有少進

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

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

七十有五

見寶錄

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

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

門而先生沒

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

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

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見語

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曰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

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元祐則不至於有今日事矣

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

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

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之

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

鑄子不輸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按朱子云伊川年譜取証他書不能保無繆誤而宋季秀崑李公心傳嘗輯道命錄一書中有考異數段深有裨于年譜謹附著之元城劉公門人馬永卿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今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以四

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不悅且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始不應如此疎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辟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年譜亦誤以為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詳辨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間亂以快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魴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譜或誤也年譜又引舊實錄稱禮部尚書胡宗愈詆先生今按宗愈自中丞執政其除禮部乃在罷政出守還朝之後先生去職久矣譜因實錄而誤也年譜又云范致虛言先生以邪說誅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李文簡長編云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譜

因語錄載之而誤今按致虛之兄致明以崇寧二年四月七日除殿中侍御史以八月十四日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為致虛也秀嵩李心傳識伊川孫賜補官勅黃行在尚書吏部准尚書左選闕准紹興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付下遂安軍奏右承直郎桐廬縣令程易申故祖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籍承都省指揮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即未曾陳乞今有堂弟賜係故叔端彥之子見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奏補堂弟賜於文資內安排又緣元降指揮內即無與補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資真本札子粘連在前合申取朝廷指揮伏候指揮仍連真本札子一道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程賜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令尚書省毀抹今來本人依上件指揮合行補官奉勅補將仕郎伊川孫賜授將仕郎勅牒尚書省牒程賜本貫開封府祥符縣施孝鄉近善里五世祖為戶曾

祖珣故任太中大夫祖願故任崇政殿說書累贈朝請
大夫直龍圖閣父端彥故任從政郎所生母史氏年六
十自身年三十一牒奉勅程賜宜補充將仕郎牒至准
勅故牒紹興十年五月四日 錄用伊川子孫詔旨勅
三省同奉聖旨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經
褒崇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尚書省訪求
其後特與錄用嘉定十七年正月一日 伊川四世孫
源授迪功郎制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
夫直龍圖閣謚正公程頤四世孫程源朕惟道德性命
之旨具載魯論孟氏之書闕洛諸儒講明益備奈何頃
歲各欲專門遂致邇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賜先儒之
謚併及張呂之傳曲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
復訪後於伊川觀之年高廩而奉祀源方強仕遂命以
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為邪說
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可特授迪功郎嘉定十七年
六月三日 先是靖康之難先生諸孫避兵流寓池州

先生二子長端中知六安軍次端彥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仕至從政郎會州司戶參軍紹興褒錄黨人端彥之子賜仕為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丞賜之子謙之不止及是詔下提舉江東茶鹽兼知池州史定之招兩位子孫審驗有觀之者居長年七十四矣次謙之子源乃先生四世嫡孫定之尋以其譜系上于朝四月五日詔補觀之不理選限登仕郎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三十千米二石俾奉祭源令赴吏部銓量中省吏部銓量源年三十九無疾病六月三日詔補源迪功郎云秀畧李心傳識修職郎程源投籍田令制勅修職郎程源爵祿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之樞機實可作興於百世激勸有道今昔所同睦惟爾祖之賢一出瀟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原啓鑰抽絨用以開明於後學求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道之資甚矣典刑之舊錫之命秩擢真班聯庶幾風動於懿聞無或顛冥於邪僻克邁先訓尤殫

乃心可依前修職郎行籍田令行太社令程源改官制勅宣德郎行太社令程源外服之臣倘或召對則雖選調亦更京秩有位於朝者乃獨不然拔其一二尤異而特獎之所以厲羣工也爾源大儒之後業履溫純昕朝入告通達詳明其越去試銜擢躋宣德官簿寢華矣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尚克懋哉可特改宣教郎依舊行太社令將作監丞程源轉朝奉郎致仕制勅宣教郎將作監丞程源公侯之子孫必欲復其始爾正公諸孫溫良質厚克紹家聲故起之布衣縻之好爵蓋欲光昭令德振起遺風俾天下後世知儒先之有後也歷官未久遽沒其世天乎人乎良可慨矣特轉七品名在員郎庶幾可以延賞裕後奉先養親尤有賴焉匪直慰爾九原之思抑亦見國家念儒先之意無厭數如此爾其欽哉可特轉朝奉郎致仕侍郎兼給事中鍾震行薦伊川四世孫淮劄子定子等儲有申控仰于鈞聽定子等頃者恭覲駕臨監學斥荆舒從祀陟饗五先生明

示天下學者以趨嚮之正竊見伊川正公嫡孫程淮嗣
守家訓承親兄源錄用初調揚子尉曹待闕日久偶被
銜辟池守常平使者具薦剡乞加旌擢已蒙鈞判未即
施行緣其兄源官宣教郎嘗丞繕監不幸早世門戶之
責淮實任之既得一官未霑寸祿欲望鈞慈叅酌池守
所詳特賜陶鑄一近次差遣庶不虛公朝尊禮儒先崇
尚正學之美意定子等不勝戰慄俟命之至右謹具申
呈伏候鈞旨淳祐二年閏月闕日尚書高定子李性
傳侍郎杜範程公許劄子程淮補官之始係左司吳
淵擬筆備坐其兄程源元錄用補官指揮札下池州從
實契勘保明申奏以聞後據池州主者江東提舉兼知
池州王伯大行下本廂官集都審實照得程淮委係伊
川正公四世次嫡長孫五世承事謹之之親次子添差
江州通判程監丞源之親弟結罪保明申上得旨程淮
特與補將仕郎豫章程澥識為明道立後申請承直
郎差充江南東路安徽使司幹辦公事兼明道書院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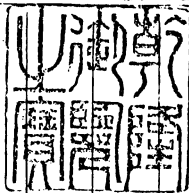
長周應合申照會書院為明道先生程純公立也固將有以壽其道脉亦當思所以壽其家脉今純公之後所至未見其人而伊川先生正公之子孫在池陽為稍衆擬欲從闕府行下池州委請通判教授於伊川先生子孫中自十五至三十歲遴選其資質可以進學者五人並禮送書院養而教之觀其有立別議區處庶幾為子孫者崇德象賢足以嗣續先世之舊而家脉與道脉俱壽矣更合取自指揮奉鈞判行池州回申伊川四世孫淮回申劄子通直郎新差知興國軍永興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伊陽伯四世嫡長孫程淮劄子照得明道先生子二人而端懿居長孫四人而昂居長曾孫六人其後不復可考淮本位伊川先生亦二子四孫曾孫八人元孫十二人仍孫見止十人來孫見止四人可以遷繼明道者實難其選獨節之之子濤濤之子偃孫乃伊川一氣之正脉可為明道後節之與克家為兄弟若空一代而以偃孫為克家之孫於法亦通然不可使節

之之無後也今莫若全以節之一位三世為明道先生嫡孫昂繼命節之為明道曾孫濤為明道元孫偃孫為明道來孫則明道先生之後世世有人節之乃伊川長子知軍端中第三子通判賊之第五子於通判本位即不相妨雖非禮之正而合乎禮之權可以仰稱繼絕之盛德戶部看詳指定伊川先生次子通判第五子節之一位三世移繼純公之後按禮後法實為允當奉聖旨依劄付池州姚希得再為明道立繼榜先是往歲朝廷曾劄池州選擇伊川五世孫曰偃孫者為明道後前政馬觀文以是邦明道書堂在焉迎就教育併其母曾館之官字月給有差未及兩載而偃孫亡曾母無依先賢弗嗣委為可念景定三年據學官申遂再行下池州訪問別無本宗嫡嗣可以昭穆遂牒郡庠及書院擇同族而可教者保明申據續申選到程掌儀必貴兄程子材男慶老年方十歲生質厚重家世詩書可為明道之後於是擇日行釋菜之禮告于純公之祠立為偃孫之

子命名幼學俾職掌祠就學於其叔父程掌儀旬有課程講學不廢其祖母曾就同奉養使不失祖孫相依之義倘天祐斯文教養至於成立先賢無或廢祀庶有補於世教云一行禮幣費用及每月教養廩給具于下方祖母曾氏送五百貫十七界為衣被之用掌祠程幼學送五百貫十七界置衣服生父程子材送一千貫土絹四疋建康府月支三百貫十七界米兩石一半付程掌儀收支為曾母日逐供給之用一半樁之書堂為曾母衣服等用明道書堂每日供折錢月支四十五貫十七界米七斗五升撥過程掌儀家為幼學日食之用程掌儀必貴任教導之責書院月餽束脯五十貫十七界米五斗景定四年三月闕日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公事知建康軍府事兼權淮西總領鄧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姚闕押闕周山長應合程孫墓記程孫墓在建康府清涼寺後山之麓蓋明道先生程

純公五世孫也諱偃孫本伊川先生五世孫寓居池州
應合為明道書院山長日請于帥府將求伊川之後人
教養選擇以繼明道之後裕齋馬公移文池州尋訪太
守定齋陳公謀之闔族參之公舉禮送偃孫來應茲選
偃孫年方十七自幼而孤以貧失學有母六袞無以為
養定齋惻然為具衣冠而資送之既至建康山長率堂
長以下告于純公命之為五世孫以掌祠事請于府月
廩四百千米四石以養其母貼占官屋以安其居給綿
絹以完其衣定課程以勉其學委堂長胡淳講書程立
本任訓導如己子以時察其學之進否專留書院薰陶
氣質惟休澣日歸省其母非休日不許出其後張山長
顯注意尤篤蓋其監豐儲倉門日嘗納劄廟堂力言此
事方冀偃孫之成立以嗣家學而偃孫忽以疾終寔景
定二年三月也應合適歸自池陽乃與胡山長立本謀
具喪斂且請于府偃孫雖死而母無所依仍以偃孫存
日所得之餐錢養其母終其身秋八月應合與翁山長

詠謀治葬藏得地于清涼寺後山左右環抱面挹江淮
咸曰吉壤委請書李朴任其事應合詠率諸士友縞素
臨送更議為偃孫立繼未得其人姑俟他日云 吳草
廬題程氏譜大程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
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
再葺而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徃聖繼
絕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足
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
之言口說涕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
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復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
又絕也寧不
重可嘆矣夫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下